



山水(国画) 晴明

随笔

最好的老师

孙道荣

朋友的孩子,在全省中学生暑假作文比赛中得了一等奖。朋友告诉我们,这得益于他的语文老师,也是班主任的张老师。不独朋友的孩子,张老师的学生,作文普遍写得很好。朋友说,秘诀就在这些作文本里。

我顺手打开一本,是孩子初一的作文本。翻开,第一篇作文的标题,就吓了我一跳:《我为什么和王伟同学打架?》这哪里是作文啊,分明是一篇检讨书嘛。朋友笑笑说,没错,是检讨书,但也是作文,你可以仔细看看。我好奇地读下去。开头的字迹,有点潦草,隐约可见孩子当时的情绪,还没有完全平息下来,他写道:“从我见到王伟的第一天起,我就预感到,要不了多久,我就非和他打一架不可,因为他太傲了!”别说,写得还挺引人入胜。往下读下去。原来这个王伟同学,小学时成绩非常好,整个小学阶段,全是班长,所以,一开学,他就以班长自居,这引起了包括朋友孩子在内的一帮同学的不满。作文里还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他和王伟打架的经过。后面的字迹,越来越秀气、干净,看得出,孩子写着写着,情绪慢慢平静下来。但这也算是作文吗?更让我诧异的是文后的红笔批语:“文章有真情实感,条理清晰,对自己的剖析也很到位,但是,对打架过程的描写,还缺少细节,显得不够生动。加油哦。”

我问朋友,这批语是谁写的?朋友笑着说,当然是班主任张老师啊。这是孩子进初中后,写的第一篇作文。那次孩子和同学王伟打架后,张老师没有批评他们,也没有叫家长,而是让他们俩各写一篇作文,记述打架的经过,并进行反省。以前孩子写作文,三言两语,就没词了,那一次,洋洋洒洒写了一千多字,还意犹未尽,而且,作文还得到了老师的肯定,这是孩子完全没有想到的。

一个作文本翻下来,除了几篇我们常见的命题作文外,大多是类似的即兴作文——有一篇写的是迟到的原因和经过,对路上堵车时的急迫心情,描摹得有声有色;有一篇写的是为什么上课走神,因为自己被窗外突然飞过的一只鸟吸引了,后面是一大段想象的文字,像长了翅膀一样;一篇写的是自己和一个女同学的矛盾,两个人的对白,以及女同学的神情描述,活灵活现……

另外几个作文本,也大致如此。朋友告诉我,孩子读初中这三年,作文写了十几本,除了常规的课堂作文外,大量的作文都是由此而生:因为和同学打架,写过4篇作文;因为迟到或早退,写过7篇作文;因为有事请假,写过3篇作文;因为不遵守课堂纪律,写过6篇作文;因为吃零食,写过5篇作文……这些作文,不少是作为惩罚性的,唯一的要求是,每一篇都必须写得真实生动,与众不同,内容和感受都不重复,而因为都是亲身经历,所以,孩子也有话可写。在每一篇这样的作文后面,张老师都会对作文进行点评,对孩子的行为进行点拨。朋友感叹说,润物细无声,没想到几年下来,孩子不但喜爱上了作文,作文写得越来越好,而且,所犯的错误,也逐渐减少,以致到初三之后,基本上就没再犯过什么错……

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张老师,心生崇敬,他教会孩子的,不仅是写作文,爱作文,而是生活的积累,是对人生的积极思索啊,他让孩子们明白一个道理:生活是作文的最好老师。



仁寿无极(书法) 马青山

散文诗

望月(外一篇)

阮文生

淡淡的疏影,深沉了广寒宫的境界。望不清桂枝如何盘绕,却将仰慕的姿态深深地留下来。

秀发和月色飘拂心湖,波涛涌叠。卷走的凝视,仍像岛屿一样闪烁,你看到了大海吗?伸不出更多的勇气,要是一个攀登者,岂不砸碎了万语千言。小风在杨柳上吹动着摇摇摆摆。圆月一样的碧玉就在眼前,却不能轻轻地触摸一点儿。精致即逝的时光啊,能否影子一样拉长些?好想知道,带着体温的问候,已在抛掷里搁浅,桥梁还能在空中构建?真的,颗颗圆月的祝福,不该被月色所掩埋。

银辉在高楼上顿了下,静美气势磅礴地流泻下来,广场和等待都是洁白的,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,补上一点差别,古老的传说,就有新的章回吗? 经历或佳话 池子积满月光,透明的深度里,一些形态、寓意一览无余。石头起伏,波涛跑了,鱼儿随波逐流了。空出地方来,让月色染一段经历或佳话。很想邀约到高楼,看银辉在空中撞击的景象,抬高无数的目光和想法。飞泻的凉爽,盖住一块砖面,一棵小草,一些悄悄话。然而,曲径通幽里的朦胧,被收容得更加浓都明亮。拱桥是腾起的雪白的花,那里盛开的明媚短暂又生动,一段华彩坍塌或摇动了心跳。应该有一只手伸延过去,像风护送着气息,到达枝梢。台阶里码出了韵致,让时光和花停下来,半明半暗的亭台收容了更多的话谈。

散文

城里的星星

许锋

但凡城里人,大约都会有一个阳台的——我隐隐觉得,阳台是城里人心灵的窗口,窗是城里人窥探的孔。城里人,站到阳台上时,才更像生活的样子——男人,女人,孩子,偶尔还有老人,处于更多的目光之下。自然,城里人是矜持的,目光不会在一个阳台上久驻,除非那里站着一个绰约的少女。——但那样的良家少女,怎会在阳台上久驻?身影儿蜻蜓点水一般,倏忽就不见了。

城里很多的阳台是望不见天空的,自然就看不到星星。有的楼层很低,阳台被囚禁与围困,像个孤独的孩子无人搭理。那样的角度你纵是把脖子伸得老长,目光拐个弯,还是看不到天空。他的天空就是别人的脚底板。别人的天空就是别人的别人的脚底板。那样的一种状态,城里人对于天空和星星的想象会大打折扣。

住得高能望得远——但别人也住得高。城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和楼与楼之间的距离不是正比,是反比。多时,你从阳台望出去,望见的是更多的阳台,更多的窗,更多白天随风招摇的花木,夜晚各式各样的灯光。很多时,不管白天还是黑夜,很多的阳台上连个人影儿都不见,仿佛房子的主人与阳台没什么关系,阳台就是一个台子,一个附件。

可不如村里的院子。真正能望星的阳台少之又少。那样的阳台,周围一定得开阔。目光平视出去,没有高耸入云的楼群阻碍。以一般仰望的姿态就能看到真正的天空——若一个劲儿仰着脖子望天,在钢筋混凝土的阳台上,怕是再顽皮的男童都不会坚持几分钟。

但有那样的阳台,要看到真正的天空,也还是不容易的。除非你住在别墅里,住在远郊,那又是另一种城市里的乡村,或者乡村里的城市,是稀有的。更多的城里人,会被绚烂的光束干扰,被猛兽低吼般的噪音干扰,被低空的阴霾干扰,对于星星的渴望或仰望,或许就成为一种记忆。

真的很久了,我竟然都没尝试过在阳台上看看星星。连个

念头都没有!我的阳台能看到天空,我的周围也不是绝对的喧嚣,我也有足够的时间——和女儿一起望一望星星,需要很久的时间吗?

是一种堕落。生活层次的堕落。对美好事物追求的堕落。在城里久了,也许,人会不自觉地麻木,对自然,对童趣,对快乐。如同味觉被“添加”,被“绑架”,被“腰斩”,被“迷惑”。

而星星与城市的距离,又似乎在背道而驰——城市越高,越大,星星越遥远,越寂寞。越远,星星越遥远,越寂寞。越远,星星越遥远,越寂寞。

我现在是城里人。一家人都是城里人。这几日,我想等一个晴朗的夜晚望一望星星,就坐在阳台上,肆无忌惮地望一望星星。

和女儿一起。一种强烈的愿望。



高原风情(国画)

刁玉祥

新书架

戈壁女人

曹世忠

这是一部解读女性爱情婚姻的优秀作品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年轻、美丽而善良的苏红响应祖国号召,来到西北边陲。尽管她努力工作,业务精湛,善解人意,然而在那极“左”路线和大革文化命的荒唐岁月里,茫茫戈壁滩鱼目混珠、人心叵测的环境下,导致苏红一次次遭遇婚姻的挫折,每日以泪洗面,最后竟孑然一身,甚至和儿女之间都形同路人。何以如此?小说告诉我们:善良是尊严的基础,尊严是善良的升华。人如果沉溺于善良,尊

严就会被玷污;但是人如果没有善良,尊严就蜕变为丑恶。换言之,人本身就具备着兽性和人性两重性。一旦人的兽性把人性踩在脚下,人性就被蹂躏,被摧残;不过,每当人的兽性复发滋长时,人性会不停地喊,快停下来,停下来。凡是能停下来的人都是高尚和伟大的。既如此,我们每时每刻都必须维护自己的尊严,保留一份人性的清醒!

杨亚平的小说《戈壁女人》描述了西部边陲风景、民情及地方特色,揭示了特殊的历史时期复杂的人性灵魂嬗变的心灵轨迹。

小说

句号省略号

谢大立

太阳还在赖床,句号就一身绒布衫,在小吃街和菜市场的岔路口等省略号了。省略号天天黑起的菜,定要起早来镇子里卖。

句号是因为从小就胖,脸圆得活像个句号而得名。不像省略号,瘦得五官、四路离离拉拉地像那六个点。还因为句号说的话,后面都可以用句号;而省略号说话,一句话只说一半,另一半看他人的脸色后再说。

他要给省略号说的心理话是:这个村子里像他俩这个年纪的,就他们两个了,何况他们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老庚,该把以前的一些不愉快都忘到后脑勺了,该像儿时那样两小无猜,做个度晚年的玩伴了。

省略号来了,挑着一担菜来了。那脚杆在路面,一定会杵出来个坑,那无数个坑连在一起,不是省略号是啥?句号这么想着,脸上的笑就抑也抑不住。又来卖菜?打过这句招呼后,脸上那笑的不恭,也没有藏起来。

省略号一惊。省略号走路,头是低着的,像是在数步子,又像是想着心事。省略号急刹步,说:怎么是你,你这么早就来街上吃早餐。

想不到吧?句号说,让你更想不到的是,我今天是特地起早在这里等你。说着,一双眼在省略号的脸上身上上来来去去。多少年来,两个人还没有这么近距离地面对过。省略号的额头上有汗,头顶冒着热气,那是衫上沾有泥巴,深秋天了,还赤脚穿着草鞋……句号有些心酸,话里也就充满了情感:我听说老庚,你也该收手了。

什么,收手?收什么手?大概是句号挡住了他前行的道路,也大概是担子太重,该歇息

会了,省略号小心翼翼地搁下担子,撩起肩上的汗巾擦汗,望着句号。

句号避开省略号的目光。心里说,是呀,叫他如何能收手?他不像自己,一切都赶上了,结婚,老婆是百里挑一,两个孩子一儿一女,合起来一个好字,都出世了,才计划生育。他好不容易从人贩子手里买了个四川女人,想个儿子,前三个却都是女孩……

于是句号一叹说,儿女自有儿女福,孩子们的心还是让孩子们操的吧。

省略号说,你这话怎么让我听起来糊里糊涂的?我孩子的心,是我孩子们在操心哇!我的几个女儿虽然嫁得远些,但都很争气,且都是一双儿女,家庭和睦。大女儿早就住上了楼房,二女儿三女儿去年也建起了楼房,儿子的大棚棚菜也是他们两口子在弄……

好,好!句号一个好字接一个好字,好得省略号眉头又皱起了。句号说,你皱什么眉头,我可是真心为你叫好。以前我总以为你不如我,现在看来你并不比我差,既然如此,你就该像我一样,每月叫孩子们给点钱,我们两个做个伴,安度我们的晚年……

省略号打断句号的话说,做什么伴?你有老伴,我也有老伴,咱们过日子不是都有做伴的?

句号轻轻地在省略号的肩膀上杵一拳,倍显亲切地说,你这个家伙别跟我打岔了,再打岔,我就要怪你不够意思了,那是什么伴,我俩是什么伴,我俩可是同年同月同日来到这个世界的,也就是结伴来的,虽然你托我借了那个民兵连长爹的光,但这几十年里,你哪次受委屈

我不是在心里为你难受……

省略号说,你是不是把话说得太远了,现在谁还有心思扯那些,你还是简单点,我还要赶路,我这担菜还要尽快挑到菜市场去,早一分钟就是早一分钟的钱……

句号也打断省略号的话说,我看你这家伙真是有点不够意思了,我这个想法在心里已经憋了好长时间了,百分之百的好想法,我们每天结伴到街上一趟,买点想吃的、喜欢吃的回来,过一个无忧无虑的晚年,一块来到这个世界,一块离开这个世界……说句不该说的,我要像你,也有干不完的事,摸不完的心,儿女多次请我进城给他们带孩子,去了我都回来了……

我懂了你的意思。省略号接了句子的话茬说,可要我像你那样,我办不到,你说的那种日子我也实在是不想那样过,就眼下,你赶街不过去是去吃一碗馄饨或是一碗面,吃了回家干啥?睡觉!睡觉起来干啥?吃饭……而我,卖完菜,看看什么菜朝前,天一茬我该种什么菜,才能有更大的收获,收获你懂吗?我有时候用收获的买一块排骨,有时候买一个猪头,加上萝卜煮一大锅,我儿子媳妇、孙子孙女吃得乐呵呵的,乐呵呵你懂吗……

罢了,句号打断省略号的话说,怪不得人们叫你省略号,你就这么省略下去吧!说完,不与省略号再说,往小吃城走去。

省略号也挑起担子,走上通往菜市场的道,歪着头,冲快步朝前的句号说,听好了,一个人如果感觉到活在这个世上无事可做了,他的人生不是打上句号了是啥?

拉拉一下明白过来,黄国栋在和她讲利益交换:“这就是个任务调配的问题,做哪些放弃哪些,先做什么后做什么,老板您决定——只要还有一分力气,我绝不会藏着不使。但我还有个担心,就算您能把项目上的项目推迟或者取消一部分,让我去分担卫东的项目,卫东的感受可能并不好。”

黄国栋哈哈一笑道:“拉拉,这个你不用担心,我会和卫东谈的,有人帮忙,他求之不得嘛。”

拉拉笑道:“那我就等待您的决定。”

不提供指导和支持,经理就成了监工

黄国栋把李卫东找来,开门见山地问李卫东对项目的下一步有什么打算。

李卫东开口就抱怨说:“老板,拉拉的项目有顾问公司做后盾,我这边却没有呀。”

黄国栋滑头地提醒他:“你原来没有提过这方面的要求呀。”那意思是你自己不早说,我还以为你靠自己就行了呢。

李卫东听出他的意思,愤愤地说:“是呀,我太老实了,光想着怎么替公司省钱,所以项目现在才会做得这么辛苦!早知道,应该像拉拉那样,一开始就向公司要求顾问。”

黄国栋笑道:“其实拉拉并没有为宽带薪项目申请顾问公司的资源,她是在作年度薪酬调查的过程中,利用了顾问公司的方法论做宽带薪制的基础。而且,薪酬调查这个事,我们和顾问公司其实是有利益置换的,我们免费提供了我们的薪酬数据给顾问公司,所以顾问公司收取的顾问费并不多。”

李卫东听了有些没趣,愣了一下说:“还是的呀,拉拉有便车可搭,我没有这个便利。”

黄国栋直截了当地回到主题:“那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?”

李卫东沉吟了一下,说:“我想,还是现实点,我必须得有相关的顾问公司做后盾。”

黄国栋说:“那么你做一个申请计划报给我,我去请大老板。”又叮嘱说,“卫东你仔细考虑一下,需要哪些方面的顾问,让人家报价——申请的时候记得给大老板概念,你项目一共需要多少家顾问公司,需要花多少钱。”

黄国栋说的时候一脸平和,李卫

东却忽然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扑面而来。他还没有具体地筹划好顾问公司的事情,但是想也想不到,这就等于让人家来帮你量身定做,和拉拉搭便车的性质能一样?顾问费自然便宜不了。

黄国栋见李卫东挂着一脸的话给咽了回去。

黄国栋在那一瞬间拿定了主意:先等李卫东把顾问费的申请交上来,到时候我直接和麦大卫谈,有了结果再通知李卫东,让他执行指令就是了,何必事事都要征求他的意见!

妨碍幸福的是我们的心

陆宝宝气急败坏地质问王伟为什么瞒着张东昱和拉拉的事。她试探地向王伟打探怎么办。王伟说没什么怎么办的,现在是要看你怎么办。

陆宝宝对王伟的态度有些想不通,“你这边却不高兴?”

“你让我冲谁不高兴?”王伟说,“其实这个事情中,你不是最难受的人,起码我们可以做出无辜的样子,我们这一下有权来给人家下评语了,包容还是不屈不挠,全在我们一念之间。”

王伟这话准确地说出了四个人之间目前的状态,陆宝宝眨了一下眼睛道:“继续。”

王伟说:“自打那天晚上吃饭回来,拉拉就一直情绪不好。要是我没估计错,张东昱也不好受吧?”

陆宝宝这才哼了一声说:“他倒挺识趣,吃了晚饭他才开始供述,要不然,大家都别想吃好这顿晚饭了。”

陆宝宝忽然想起张东昱走的时候那副神情,他看上去相当难过,先前的光看着郁闷了,这时候她不由想到张东昱和拉拉的七年情史,关键这俩人现在居然还要亲上加亲,其中的尴尬不知道要消化到何年何月才算完!一念及此,陆宝宝又感到难以释怀。

陆宝宝这些千回百转的心思,王伟不能都想到,就劝她,“你既然喜欢张东昱这个人,就得接受人家的过去。”

陆宝宝没好气地抢白道:“我想跟他继续不假,难道因此我就没有不愉快的权利了吗?”

王伟好笑说:“既然作出了选择,天大的祸吗也只有借助时间来慢慢消化了不是?”

连载

在家族生意方面,贺润年倒是格外看好和器重梅金。

当初贺武平执意要娶这个标致的女人时,贺润年自然是颇不以为然的,心想这样的花瓶,我只要承诺年薪十万元,公司里就不会云集多少校花。

然而梅金很快就让他刮目相看,贺润年也不是不望子成龙,他叫国外留学归来的贺武平从最基层的营销做起,枯燥艰辛的工作让贺武平没坚持多久。后来贺润年发现都是梅金在基层部门上班,她离开了待遇丰厚的银行,一点一滴地了解松崎公司的业务,而且她坚持跟着贺润年学习经商。

后来梅金生下丙丙,从此便深得贺润年的欢心,更是手把手地教她生意经了。

贺武平贪玩、贪靓、花心。他哪里有什么眼袋和皱纹?常人看来,无非一段时间夜夜笙歌有些眼肿眼疲,丝毫不影响他近乎完美的气质。

但他的审美要求细微而敏感,就像他本来牙齿好好的,非要花天价去做一口明星牙,笑起来更加迷人,整齐洁白的牙齿闪现出钻石般的光芒。也许他微微出现的眼袋属于家族遗传,听说丽慈的冯冯雷做得最好,没想到扯出一场陈年旧案。

冯冯雷死了,但

是隐藏在贺武平心中的仇恨好像并没有随他而去。

的确,贺武平是在冯冯雷的工作室里意外地看见了梅金的丰胸照片,因为这太隐秘了,雷雷的概率微乎其微。

粗粗一查,梅金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,一个他完全陌生,根本不可能有任何交集的人。她不是孤儿,身体严重造假,还做过三陪女,一把火烧了这些文件,他对自己说,不要再去查下去了,否则最先崩溃的将是自己。

眼睛一眨,白玉变成豆渣。

第四章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,蒲刀来到了乔乔家的别墅。

你怎么来了?她说,紧接着她的眼睛一亮道,这么早,不是……她停了一下才说,有什么进展了?

蒲刀摇了摇头,他看见乔乔的眼神立刻黯淡了下来,连一点儿过渡都没有。

可是他也不能瞞说,从掌握的情况看,他也只能整理出一条线索:肯定是贺武平意外地发现了梅金的一段私情,但到底是什么不知道,从抽

屉里拿走了什么也不知道,更不知道车辆是怎么发生的。

为此,蒲刀又去了一次冯冯雷出车祸的事故现场。这一次他并不指望有什么特殊发现,而是顺着这条路逆着车流方向慢慢走,马路上车来滚滚,烟尘飞扬,笛声刺耳,他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,或者有什么目的。

不过走着走着,他在离出事地点的第二个红绿灯处,看见了一个监控录像的探头。冯冯雷的车在撞车前出现过什么状况呢?有一种可能是什么都没有发生,突然回祸从天降。还有一种可能是出现了状况然后导致了撞车,那么会出现什么状况呢?

按照冯冯雷坚定的口气,也许他不止一次遇到过险情,否则他应该不会断定自己绝不可能出现交通意外。

蒲刀当时就想到了关菲尔,那个给他印象极佳的女内警。他打电话把关菲尔约到服务窗口,说想查一段监控录像。关菲尔先是微笑了一下,之后才有难色地问道,什么理由呢?蒲刀一时间愣住了,他的确没想过这个问题,所以以无话可说。关菲尔进一步解释道,如果没有特别充分和过硬的理由,监控录像是不可能随便看到的。蒲刀想想也是。

于是,他只好礼貌地跟关菲尔道别,一边说道,等我好了理由再来找你吧。

蒲刀陪着乔乔干坐了一会儿,突然,乔乔没头没尾地说,蒲刀,你答应我,一定要找到害死冯冯雷的人,我不会放过他的。就是到了阴曹地府,我也会变成厉鬼等着他。蒲刀微皱着眉头,发生什么事了?

乔乔不说话,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。

蒲刀火道,你说话呀,光有情绪有什么用?说那些狠话有什么用?我问你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?

乔乔把桌上的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蒲刀面前,是一个装文件的卷宗袋,封口处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圆轴。蒲刀绕开来回缠绕的细长的麻线,打开厚厚的信封,里面全都是白纸。

什么意思?蒲刀望着乔乔,用眼神询问。

乔乔答道,那个人又来电话了,他说他知道事情的真相,而且会告诉我凶手到底是谁。我不相信他,他可以在火车站附近一手交钱一手交文件,后来他坐着载客摩托车,把这个扔给我就跑了。

蒲刀急忙问道,你给了他多少钱?